



统筹：寒川

第441期 泰国篇

组稿人：杨玲

# 生活与生存

袁毅

为什么别人在生活，而我在生存？一个学生曾经这样发问，看着他紧蹙的眉，愁苦的脸，一时语塞。生存和生活，这是太过沉重的话题啊！

临窗呆坐，看雨后的天空，一束光愣头青一样突然穿过云隙直直的刺下来，金色的光清澈而洁净，又那么倔强充满活力，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人。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在同一个美术班学画。那时我刚学持画笔，他已经可以画出令人惊叹的波塞冬了。后来，我改学文学，毕业后做了很多年记者，接触过很多画家，但在在我看来，对绘画能那么痴迷、那么狂热的，却仅他一人。

早年在他简陋的画室曾见过第一个真正的人类头骨，放在一个铺着红色绸布的雕花木盒里。他说，那是为了画好头像，从古墓中挖来的。那时他总是饥肠辘辘，每天只吃两餐，每餐只有一个馒头，所有的生活费都用来买了画纸和颜料了。

那是我还很年轻，学画不过是票友，不懂很多东西，包括他的疯狂。但依旧看得出，他的画笔是灵动的，每一笔都像是在倾诉，每幅画都美得令人窒息。老师也说，这孩子是个天才。

但画笔无法改变命运。那年他专业课考分很高，却没能通过文化课考试，做村长的父亲希望他回家过平静的生活，种种田，或者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赡养父母。他说，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说，他很痛苦。

高考之后，我们都忙碌着登上这辆或那辆车，奔向自己的未来。他的痛苦如窗外吹来一阵风，从耳边划过了，也就消失了。

再见到他，我已大学毕业。那年暑假，闲极无聊去参加柏林禅寺的生活禅夏令营。在寺院身处，一个身着土黄色僧衣的熟悉身影正在扫地，他已做了俗家弟子，负责打扫寺院，类似于预科班的学生。他还是老样子，脸上、手臂上、僧袍上沾着油彩颜料，但一张脸似乎灵动了，有了笑容，快乐的笑容。诵经打坐间隙，常会跑去和他闲聊几句。他说，没关系，我要做绘画最好的僧人。那一刻，他眼里闪烁着火焰，希望的火焰。

那时曾欣喜的想，他终于找到了逃脱的方式，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活了。但没过多久就听说，他被家人发现了，一家人出动，在寺院里又哭又闹，他在僧房里绝食反抗，父亲拿出一根绳索，说，要么拴着他回去，要么自己吊死在佛塔上。他最终还是回去了。据说，很快就结婚了，生活很安稳。

又过了好多年，去山中采访，恰好路过他的村庄，特意停下来去看望他。

找到他竟然如此容易。一进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瘦削身影，他佝偻着背，戴着满是油渍的围裙站在街角的大黑锅前，在炸油条。

看着那双握画笔的手熟练地揉面、切面、搅动油锅中的油条，然后过秤，然后卑微地点着头、微笑着接过三二元纸币并目送客户离开。是的，他在微笑，他依旧可以微笑，但眼睛里再也没有了火焰，没有了光，木讷的硬壳，遮住了所有的表情，鼻翼两侧两条深深的沟，像经年流淌的泪水。

心，疼了一下，又一疼了一下，险些落泪。结局早已注定，无论该庆幸还是悲伤。最终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去见他，我想他一定也不想再见到我们和那些与画笔相关的往事。

我一度相信与天下父母一样，他的父母也对他也有着浓得化不开的爱。但，这份爱也太沉重、太坚韧，足以将一个天才扼杀在琐碎里。我一度不停地替他追问，当爱变成了一条系在颈项上的绳索，当绳索越收越紧勒进皮肉，那还是爱吗？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久得我忘记了名字，但依旧记得他笔下的波塞冬，记得他的画带给我的震撼。

他还好吗？他或许真的把一切都忘记了吧？倘能如此，或许才是万幸。

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存？这是一个看似寻常却又太过巨大的话题，有时真需要花数十年甚至一生才能明了。

添上一点煤油，挑高一丝灯芯，妈妈用火柴把你点燃。

在黑暗的晚上，你照亮光明，伴我读书！

在夏夜的帐篷里，妈妈细心地用你消灭扰人的蚊子，呵护我安睡，给予我美梦！

透过微熏的玻璃灯

# 一盏小油灯

李泽

罩，你散发出一道道淡淡的光环，色彩斑斓。透过玲珑的玻璃灯罩，你焕发出柔柔温暖，让人安详！

我们一家就围绕着你在那陋室里说笑！那是爸妈白天辛勤劳作之余，晚上一家节息团聚之温馨！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盏心灯，指引方向，走向光明！

注：好友送我一把电子仿油灯，虽然没有了圈圈光环，没有了淡淡油香，却勾起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对天堂双亲的思念！感慨而作！

# 与鸟为邻

若萍

尽管窗外晨光未露，但一阵骤然响起的鸟鸣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清脆悦耳的啼声飞荡在屋外的树梢枝头，唤醒了神智迷糊的我。我静静的躺着，聆听着这清脆嘹亮、悠扬婉转的小鸟啼唱，心情宁静舒畅，意味着另一个愉快的一天的开始。

不知从甚么时候开始，这个黎明前的小鸟欢唱，成为我生活中的另一种期待。有人以出谷黄莺形容歌喉婉转，我不知道黄莺的歌喉是否天籁之音，但是那迎接黎明、抑扬顿挫划过静空的清脆鸟鸣已足以让人心旷神怡的倾耳静听。

这一带地处大曼谷偏僻的角落，平时车辆稀少，附近人家又家家有大树，于是很多鸟儿都乐得在这瑞安家落户。麻雀在我的屋檐下造了一排的窝，家对面对面的两间空房子更被一群鸽子霸占了，常常会飞下来在我家门口大摇大摆的觅食。再加上一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各种鸟类，于是每日晨昏嘈杂的鸟鸣声就会在这个社区里唧唧回绕。

但那啼声婉转悦耳，早晚从这棵树鸣声不绝的飞到那棵树的是哪一类小鸟呢？在经过一番跟踪观察后，我发现是一种褐色的小鸟儿，常常站在高处一唱一和。鸟儿有情，否则不会唱得这样欢悦，看它们跳跃在架高的电线上、在围墙上你追我逐，或许是在恋爱中吧。

有一天，偶尔在屋外一个角落的小树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鸟巢，拨开树叶，饭碗般的鸟巢里居然有两个比拇指甲稍大一点的鸟蛋。是什么鸟在这棵小树的枝桠间用干草编造了这个玲珑的小鸟窝呢？母鸟不在，可能离巢去觅食了吧。

两天后，小鸟孵出来了，两个闭着眼睛蠕蠕而动的小肉团！当我轻轻拨开鸟巢上的枝叶时惊动了它们，立即仰起比头还大的嘴巴吱吱叫唤、嗷嗷待哺。

几天后小雏鸟身上现出了翅膀的轮廓，但是我却还没见到它们的母亲。一天中午，我又悄悄拨开枝叶观察雏鸟的成长进展，开始有了一些细丝一样的羽毛，心底不油然的浮起一种对生命的喜悦。

我环视周围，却骤然发现在小树上方的屋檐边，站着一只正在对我眈眈而视的棕色小鸟——哦，到底见到母鸟了！这几天我天天来看小鸟，或许也都在它的监视下吧。

进入雨季的曼谷，老天爷时不时就会洒下一阵来也快去也快的大雨，一天傍晚，一阵暴雨骤然而来，看那随狂风暴雨激烈摇摆的小树，我突然想到那个在枝桠间的小鸟巢，和那两只还没睁开眼的小雏鸟，于是拿了个塑胶袋撑了把伞，冒雨走到小树边，赫然发现母鸟竟然就蹲在它的鸟巢上，张开着两只翅膀，遮盖着小雏鸟！

更让我惊奇的是，它的伴侣——一只公鸟，也在雨中守护在鸟巢旁！

母鸟紧盯着我，没有要飞开的意思。我把塑胶袋罩在鸟巢上方的树枝上，心想这个塑胶袋，多少可以替它们遮挡一些风雨吧。

第二天发现塑胶袋毕竟承受不了雨水的重量，掉在地上了。看看那被风

雨打得变形的鸟巢，里面只剩下一只翅膀开始长毛的小雏鸟，另一只却已无踪无影。

几天后，羽毛犹未丰的小鸟也不见了，留下一个破空巢。那羽毛未丰的小鸟首次展翅能飞得出去吗？我永远不知道。

不同的鸟类会有不同的鸣声，在家居的四周围，常常可以听到各种鸟语：麻雀的叽叽喳喳、鸽子的咕咕咕咕、山鸠的咕——咕咕，孔雀只会大声的啊——啊——。我常怀疑，各种鸟类是如何沟通的呢？它们肯定是能够互相沟通的，不然怎么老在树梢你追我逐呢？

一个寂静的上午，我正在电脑的键盘上敲敲打打，一阵吱吱喳喳嘈杂急促的鸟鸣声响起，循声望去，原来在窗外花圃边，分成两方的两只雀鸟正扑打成一团——鸟儿居然也如此争吵打群架！发现我在一旁观看，它们一哄各自飞散。

可惜我没有公治长听懂鸟语的本领，充其量只能从它们孤寂的叫声和轻快响亮的鸣唱来分辨鸟儿的心情，不然这样与鸟为邻的日子可就更精彩有趣了。

# 老挝印象

梵琳

风格，大殿内装饰华美，外墙镶嵌着美丽的壁画，壮观的寺庙顶端雕刻着飞鸟，好像正要飞翔的仙鹤。

结束了旅游的第一站，我们沿着老街一直走，来第二个景点——普西山，这座山位于古城中心，是琅勃拉邦的最高点，其实山并不是很高，只有328级台阶。

这块神秘令人向往土地，这个动静相宜的国家，深深地吸引着我。总有一天会去拥抱你。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2016年端午节，我们三位女侠背包客开启老挝之旅。6月10日我们乘老挝航空公司QV634班机，10:25从曼谷飞往琅勃拉邦，12:05到达。过海关，办好落地签证，换了老挝币，叫辆出租车前往饭店。

我们下榻的饭店(villa Oudomlith)是个二层小木屋，精致可爱又干净，三位越南小伙子说着生硬的老挝语，热情地为我们服务。放下行李，稍作调整，就开启旅游的第一站：香通寺。

香通寺是琅勃拉邦最宏伟、规模最大的一座寺院，它是琅勃拉邦最著名的、一座庙宇，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经典的琅勃拉邦寺庙建筑风格，也是最值得参观的一座寺庙。大殿内装饰华美的木柱支撑着覆有法轮的房顶，后墙上镶嵌着壮观的生命之树图案。在建筑群的东门处还有一幢王室的葬仪礼堂，里面陈列着一辆豪华的十二米高的出殡仪仗马车和王室成员的骨灰坛。礼堂外立面的嵌板上雕刻着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场面。我们在这里参观了一个多小时。

香通寺附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寺庙，这里的寺庙虽然没有泰国的金碧辉煌，但有着独特古典建筑

风格，大殿内装饰华美，外墙镶嵌着美丽的壁画，壮观的寺庙顶端雕刻着飞鸟，好像正要飞翔的仙鹤。结束了旅游的第一站，我们沿着老街一直走，来第二个景点——普西山，这座山位于古城中心，是琅勃拉邦的最高点，其实山并不是很高，只有328级台阶。

这块神秘令人向往土地，这个动静相宜的国家，深深地吸引着我。总有一天会去拥抱你。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2016年端午节，我们三位女侠背包客开启老挝之旅。6月10日我们乘老挝航空公司QV634班机，10:25从曼谷飞往琅勃拉邦，12:05到达。过海关，办好落地签证，换了老挝币，叫辆出租车前往饭店。

我们下榻的饭店(villa Oudomlith)是个二层小木屋，精致可爱又干净，三位越南小伙子说着生硬的老挝语，热情地为我们服务。放下行李，稍作调整，就开启旅游的第一站：香通寺。

香通寺是琅勃拉邦最宏伟、规模最大的一座寺院，它是琅勃拉邦最著名的、一座庙宇，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经典的琅勃拉邦寺庙建筑风格，也是最值得参观的一座寺庙。大殿内装饰华美的木柱支撑着覆有法轮的房顶，后墙上镶嵌着壮观的生命之树图案。在建筑群的东门处还有一幢王室的葬仪礼堂，里面陈列着一辆豪华的十二米高的出殡仪仗马车和王室成员的骨灰坛。礼堂外立面的嵌板上雕刻着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场面。我们在这里参观了一个多小时。

香通寺附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寺庙，这里的寺庙虽然没有泰国的金碧辉煌，但有着独特古典建筑

们来到休闲的万象，租了一辆出租车，开始寻找不可预知的美丽。

万象是老挝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位于湄公河河岸，万象是一个沉浸在传说和历史中的城市。

位于万象市以北三公里处一个巨大的镀金佛塔——塔銮，是老挝的国家象征，也是老挝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我们赶到时，整个佛塔被金色的夕阳笼罩着，金佛塔的慈光在夕阳的映照下，好似天降的橙色甘露，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此情此景，恍如隔世的因缘。

坐落在市区正中心，与主席府遥遥相望的凯旋门，远看像法国巴黎的凯旋门，近看会发现与法国的凯旋门大相径庭，老挝凯旋门上面雕刻着佛像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是典型的老挝寺庙装饰，充满佛教色彩的精美雕刻，展示了老挝传统的民族文化艺术。这是来万象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与泰国廊开的万桥公园遥遥相望，被称为“天堂与地狱”香昆寺，又叫佛像公园，位于万象东南面约25公里的地方。虽然名字叫严肃穆的布施还是第一次看到，让我肃然起敬。

洗涤了心灵，净化了思想。我们准备去光西瀑布，距离琅勃拉邦30公里，虽然不远，但是山路崎岖。我们租了一辆三轮车，一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光西瀑布是琅勃拉邦地区最大的瀑布，是由一个大瀑布和山下多个小瀑布组成的瀑布群，瀑布总高一百多米，从石灰石山峰倾泻而下，在山下汇集成一个个碧蓝色的小水潭。被茂密的树林包裹着，像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绿树丛林中，如痴如画，如梦如幻。我们游走在清澈的池水中，享受着小鱼咬脚的快乐，任清凉的水珠荡涤着心灵，一路的疲劳颠簸荡然无存。

告别了虔诚的佛邦，我

雨打得变形的鸟巢，里面只剩下一只翅膀开始长毛的小雏鸟，另一只却已无踪无影。